

九十二學年度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申請入學考試試題

自由寫作題 50%

- 1、隨題附上徐嘉俊〈我對「歷史感」的體會〉一文，該文僅供參考。題目即該文標題下的兩行字：「你是否也曾在一特定時空下，在那一瞬間，自心靈深處感受到某種相同的頻率？和前人有遙遙相契之感？」你是否曾有過對「歷史感」的體會？試舉例說明你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景下曾有過這樣的體會？寫出自己的所思所感。請自由發揮。
- 2、文章切忌抄襲，徐嘉俊一文僅供瀏覽參考，請同學不需花太多時間閱讀，以爭取多一點的時間作答。如有抄襲情事，一律從嚴扣分。

◎以下共一題。請依題目所示，作一小論文，寫於答案紙上。50%（計一頁）

一、關於陶淵明所作的〈桃花源記〉一文，有學者指出其在創作時有依當時的社會情況及所聽到的傳聞來寫，也有寓意寄託的部分。而以下二則故事，一是出自與陶淵明同時而略晚的劉敬叔所作的《異苑》，一是後來託名陶淵明所作的小說《搜神後記》中的一則故事，請你就這二則故事和你對陶淵明性格的了解申說〈桃花源記〉一文創作時的靈感來源還有其創作此文的寓意。（題末附〈桃花源記〉原文供參考）

（一）劉敬叔《異苑》中的故事。

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遂入石穴，纔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為怪。此蠻於路斫樹為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二）託名陶潛所作的小說《搜神後記》中的故事。

南陽劉驥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驥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附：〈桃花源記〉原文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我對「歷史感」的體會

你是否也曾在某一特定時空下，在那一瞬間，自心靈深處感受到某種相同的頻率？和前人有遙遙相契之感？那時你將領悟到：歷史是超越時空的，心靈的長河與脈動是無法被時間巨輪所隔斷的……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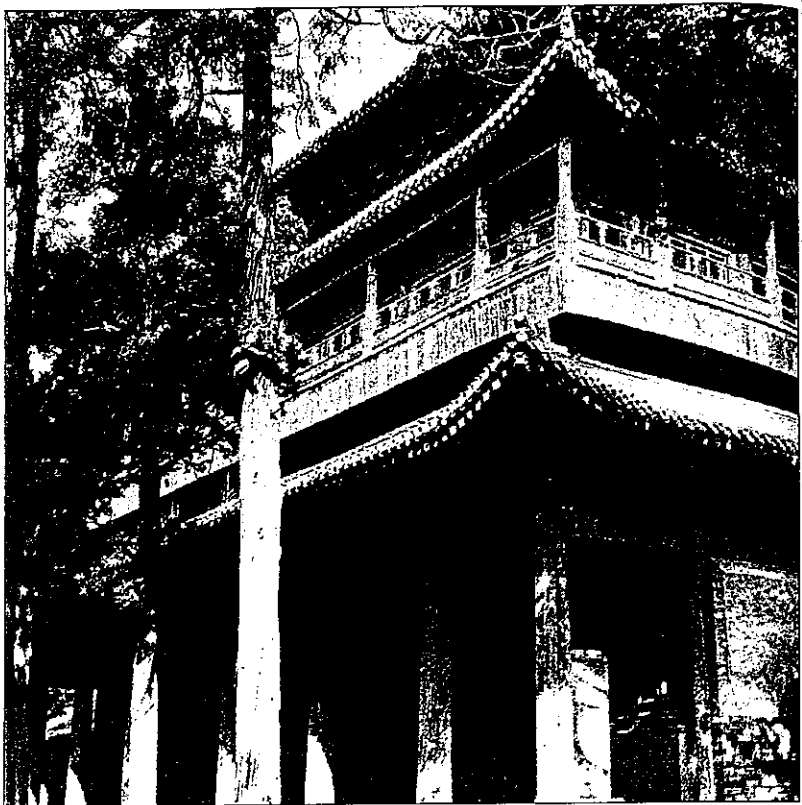
詩人文略特嘗云：若一個現代詩人過了二十五歲還想寫詩，非得要有一種「歷史感」不可。我以為不管寫不寫詩，歷史的悟性無疑是所有對個體生命意義及存在價值有過追尋的渴望的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課題。

於歷史的現場有過頓悟，並在歷史廢墟的悲壯中低迴長喟不已的，該要以魏晉的阮籍為代表。只要是曾為魏晉那個苦難時代的文人風華深深激賞的人，不會不曉得曾經有過一個苦悶的靈魂駕著牛車漫無目的地徘徊於一個反抗虛偽禮教的圖興上；每到絕路，對於一己被投身在亂世的無奈和孤寂便伴隨著眼淚化為淚然長號，如此哭了再走，走了再哭，哭他滿腔的積怨，哭他滿腹的鬱悶，哭他生不逢時，哭他孤獨無伴，哭他不為人知，哭他懷才不遇，哭他生在亂世的蒼涼，哭他感到前人皆逝的寂寞無助、天地悠悠的空虛低調。就這麼走著哭著，竟被牛車拉到楚漢相爭的最大戰場。風沙滾滾，浩廣無邊的地平線，被風化了的戰車盔甲，坍塌了的城牆遺跡；詩人又是一陣唏噓，嘔嘔的口裡吐出一串耐人尋味的字彙：「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阮籍從靈魂深處吶喊出的這句話，固可視為他對自己的期許和抱負，但深度的歷史感也就這麼不露聲色的表現出來，成為往後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永恆的回聲。同樣是寂寞的靈魂，蘇東坡分析過這句話，魯迅引用過這句話，更多說不清姓名的人終身以這句話做為一己志向的表述；這句話於是再不只是幾個文字符號而已，它已承載了所有艱深的歷史課題，吐納了所有在歷史洪流中急欲找到自己定位的文人的鬱鬱之氣。整個時代遞嬗、歷史交替循環的複雜問題，只是因為一個人在見了廢墟之後產生了一股思古幽情，就解釋得清清楚楚，於是這廢墟所隱含的歷史概念，就很有值得探討的地方了。

廢墟的歷史感

大陸美學家余秋雨說：廢墟能提供破讀的可能，廢墟散發著讓人留連盤桓的磁力；廢墟是一個磁場，一種古代、一種現代、心靈的羅盤在這裡感應強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廢墟的生命，它很快就會被人們淘汰。如此說來，廢墟該不只是具體的建築殘骸，它可以是抽象的；它的意義在於：它必須是能與古代曾經存在過的心靈遙相對應的符號。廢墟總不完整，因為



山東曲阜著名的孔廟據說是孔子的出生地。堂又閣是孔廟的藏書樓，完成於明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年）。

它能予人想像的空間，教人更深地陷入大歷史的氛圍中；太史公拜訪孔子故居，見到孔子當年所使用過的祭服、禮器，竟感動得流連忘返，不忍離去；蘇東坡在赤壁地方見到長江之水奔放肆大，不禁遙想當年赤壁戰爭的壯烈景象，唏噓不已；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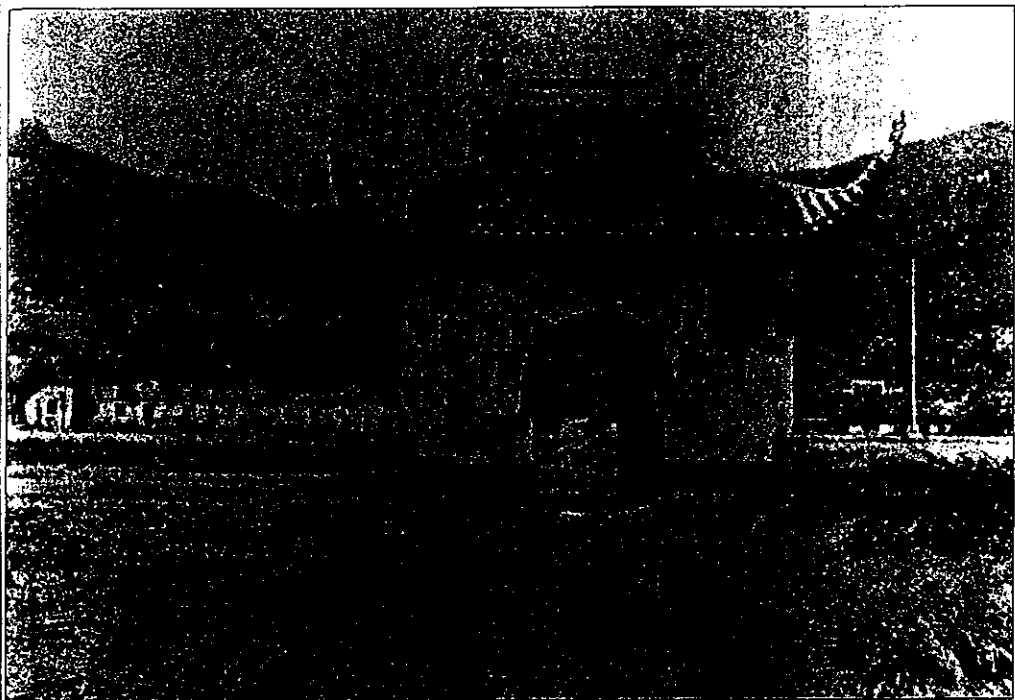
都教前人的生命風華所譜出的一篇篇壯闊的樂章震懾住，悠遊於超越時間的歷史空間。另一種完全不存在的廢墟予人的想像空間便更大了，許多充滿歷史感的文人馳騁其中，不能自己地吐露出一篇篇激動人心的麗辭華采，教後人也浸淫在他們的感

動裡；比如阿房宮雖已不復存在，杜牧卻能憑藉它的歷史意義寫成氣勢雄偉的阿房宮賦；金闕亭台、笙歌舞影、美人低迴都盡現眼前，而阿房宮後來「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的悲慘結局，雖不能親見，卻能在他的文章中感到一股悵惘憐惜的感受。這無非是文人與廢墟彼此交感下的心靈震動，而聯繫其中的歷史感，就是他們彼此吸引的磁力。

既然廢墟可以是抽象的，它就被賦予的定義也就更加地廣泛了：前人的行誼、事蹟，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宮闈中的情感糾葛……只要能與心靈深處找到相同的頻率和想像空間，它們也不失為一種能引發人歷史情懷的廢墟，多少歷史上的人物活的是相同的文化人格，而多少歷史現象又如輪迴一般一再上演，彷彿一段段陪陪文人心靈的符咒，在歷史的長河中匯聚著相同的水滴，在文化的傳遞中也吞吐著相同的氣息；有那麼一日，終於在一瞬間教一個人完全領悟到：歷史是超越時空的，心靈的長河與脈動竟無法被時間的巨輪所隔斷的；一切的想像和感受都豐富起來，儼然自己和浩淼的歷史融為一體，歷史感於是油然而生，阮籍也因此凝聚成古今所有文人的典型。

走入林語堂先生的故居

我曾在不經意的情況下闖入了林語堂



湖南嶽麓書院遺址。
余秋雨先生曾在此獲得思想的啟蒙。

先生位於陽明山上的故居，一種文人的精神竟與我遙相對應，彷彿衝破了兩個世界的藩籬。我像是被賦予了使命感，從所有表情漠然的參觀者中給抽離出來。陽明山上清幽的環境與山腳下天母市區的煩囂儼然兩種對比，我踏著語堂先生曾經踐踏過的地板，佇足在語堂先生曾經行足過的陽台，觀賞著語堂先生曾經觀賞過的風景，翻閱著語堂先生曾經翻閱過的書籍，彷彿我正是生活著的語堂先生，他悠閒的生活，深刻的思考，泉湧的文思，幽默的文筆都成了我的一部分。語堂先生無疑是個很有歷史感的文人，他的〈京華煙雲〉把中國人面對苦難的韌性活脫脫的寫了出來。站在林先生的墓旁，我感到在中國才情的長河中前仆後繼的巨大傳承，彷彿所有文人都同我們一起回到他筆下的歷史現場，代表著每一個苦難卻擁有深度的中國人。林語堂先生的故居對於我，正如孔子的故居之於司馬遷。

記得余秋雨先生曾在岳嶽書院獲得了思想的啟蒙，在所謂「革命大連串」的思潮中毅然決然地決定自己人生的方向，不隨俗而行。他在屬於自己的歷史現場中萌發了生命的契機，做好了反世俗所必然要承受痛苦磨難的準備。而我，我能有怎樣的人生目標，我可以擁有怎樣的歷史現場？

在茫茫人海中，我能否找到自己在歷史中的定位？